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

人道行动道德规范和工具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CRC

专 题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

人道行动道德规范和工具

为什么我们需要基本原则？ 04

基本原则的诞生 08

战争和危机的现实 14

新的挑战 16

22 人道原则

本着一视同仁地救助战地伤者的愿望，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通过其国际上和各国内部的力量，尽一切努力防止和减轻人类遭受的疾苦，且不论这些疾苦发生在哪里。本运动旨在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并确保对人的尊重。它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友谊、合作与持久和平。

践行基本原则：人道面孔 30

32 公正原则

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或政见不同而有所歧视。它只根据人们的需求来尽力减轻其疾苦，并优先帮助最急需帮助的人。

践行基本原则：
在分裂国家里坚持公正 38

40 中立原则

为了维持各方的信任，本运动不会在敌对行动中支持任何一方，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

践行基本原则：在索马里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 48

践行基本原则：中立与社区 50

52 独立原则

本运动是独立的。虽然各国红会要辅助本国政府提供人道服务，并受到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它们必须始终保持独立，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按照运动的原则来开展工作。

62 志愿服务原则

本运动提供志愿救济服务，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好处。

践行基本原则："一朝为志愿者，终生为志愿者" 69

70 统一原则

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它必须面向所有人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工作。

践行基本原则：统一：独立的基础 76

78 普遍原则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世界性的，在本运动中，所有红会均享有平等地位，负有相同的相互帮助责任和义务。

践行基本原则：苏瓦蒂的故事：普遍原则实例 84

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则 87

参考文献 90

为什么我们需要基本原则？

假设你是一名红十字或红新月志愿者。你们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内战，你的工作是治疗伤病人员。但是，为了把患者送到医院，你必须引导救护车通过一系列由政府和反对派控制的检查站。在第一个检查站，一名士兵要求盘查车内人员身份。当他发现你运送的患者来自反对派控制地区时，拒绝让你通过，并控告你“帮助敌人”。这时你怎么说？你如何让他相信你的工作是帮助任何受战争影响的人而不管他属于哪一方？

再假设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洪灾，你负责组织救灾工作组向灾民发放食物。政客和媒体向你的组织施压，要求尽快取得成效。他们还对应该先帮助谁提出要求。你如何决定先帮助谁？你根据什么做决定？这些困难情况对世界各地的红十字红新月人员和志愿者来说屡见不鲜，所幸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开发出了应对这些情况的得力工具。



U. Ghani/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基本原则是一种重要工具，使我们得以抵及受冲突和灾害影响者，并确保人人明白我们的使命完全是人道性质。图为一支从也门达马杰撤离伤员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车队通过一个检查站。

七项基本原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是这些工具中最重要的。这些基本原则在和平时期和发生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时既是一种激励——为之奋斗的理想，又是为实现这种理想所要采取的实际措施。它们感召我们首先帮助最需要救助者，而不考虑他们的政治面貌、种族或宗教信仰，并通过指导我们如何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获得人们的信任，使我们能够提供援助。

运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通常发现，当这些原则得到了解和遵守时，人们就会允许他们开展救助工作，即使是在武装冲突中。然而有时，他们会在检查站受到阻拦，羁押，甚至被杀害。

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必须了解基本原则。人们需要知道我们提供的人道援助没有附加条件。例如，一个武装团体必须能够相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只是为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才要进入他们控制的地区，而且不偏袒任何一方。同样，世界各地奉献时间或金钱帮助国家红会的人需要知道，他们的捐助只用于帮助最脆弱的人。

基本原则还表达了运动赖以团结的价值观和理想。最重要的是，基本原则是对运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行动号召，激励我们“防止和减轻人类遭受的疾苦，且不论这些疾苦发生在哪里”，正如人道原则所描述的。

雨季洪灾后，一名妇女携带着巴基斯坦红新月会派发的食物。



Mexican Red Cross

国家红会必须始终遵守基本原则。图为2013年飓风灾害后墨西哥红十字志愿者帮助一名老妇。

为什么是基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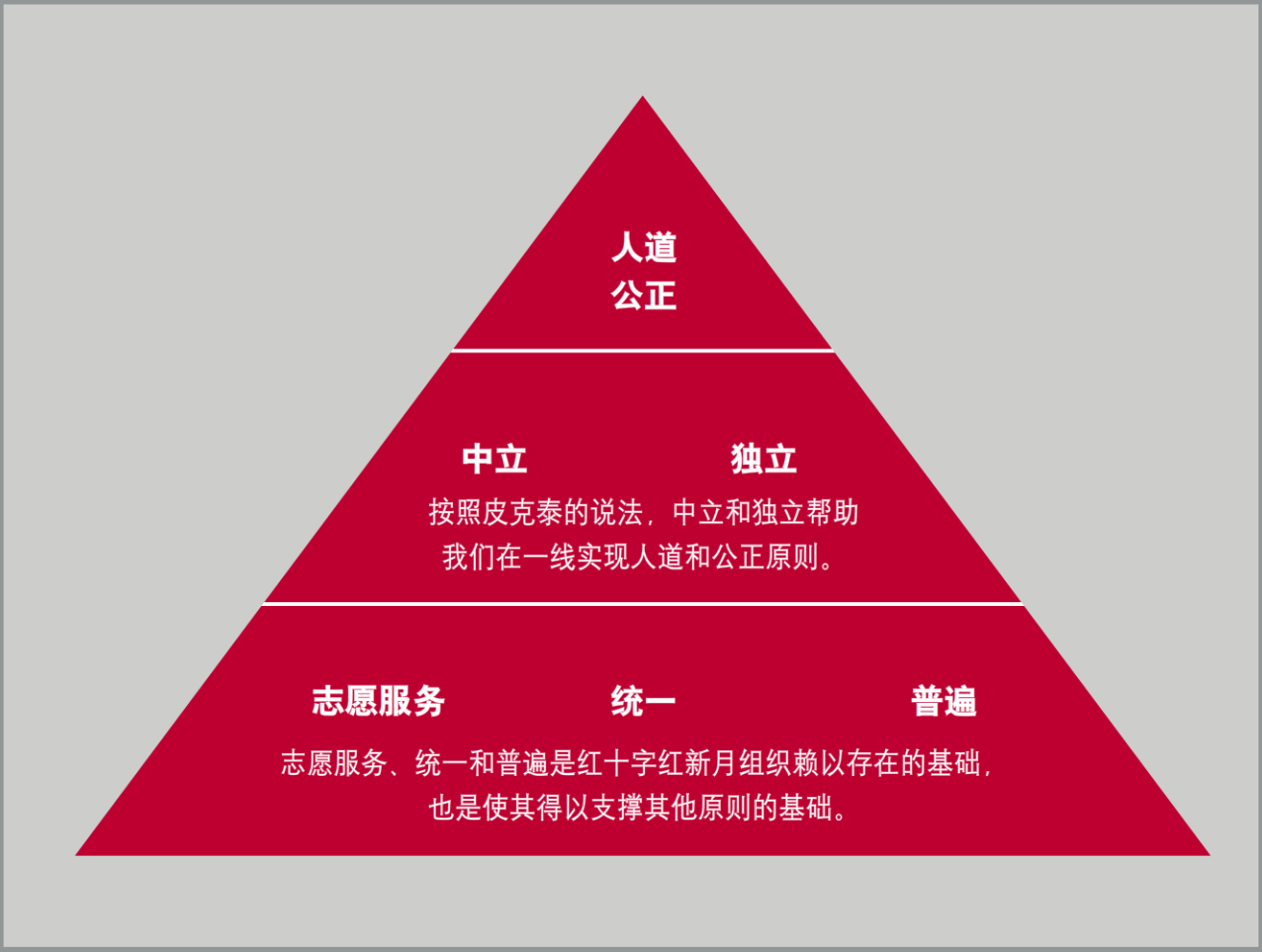
基本原则诠释了运动存在的原因。尽管基本原则表达了我们的愿景，但它们并不是教条，亦非仅仅是一组崇高信念。它们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反映了我们最为人道的抱负。但同时，它们又是使我们能够向亟需帮助的人提供必要援助的常识性的务实标准。世界各地的危机中，它们屡试不爽。它们左右我们的一线日常行动决策和长期策略，影响我们构建组织、开展合作和对外宣传的方法。同时施行所有这些原则帮助我们提高了亟需的人道行动在可能不愿接受或反对的人群中间的接受度。

基本原则是一个世纪以来人道经验的结晶，得到国际人道法的认可。例如，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缔约国正式同意国家红会“应能按照红十字原则开展活动”。1977年签署的《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进一步要求，缔约国有义务允许运动的所有组成部分——国家红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国际联合会——按照这些基本原则开展活动，这项要求于1986年在运动章程中得到重申。

这些基本原则不只是对运动意义重大。许多其他组织也因其长期以来的效力而采纳了部分原则。1991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46/182号决议要求所有联合国人道援助都要“按照人道、中立和公正的原则提供。”人道、公正和独立还被写入《国际红十字

与红新月运动和非政府组织救灾行动准则》，该行动准则得到逾500个非政府组织采纳。尽管有些组织对这些原则的阐释和应用有所不同，但基本原则仍然不仅是运动的准则，也是整个人道界的准则。

皮克泰金字塔



让·皮克泰是帮助制定基本原则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1979年对基本原则的评注沿用至今。皮克泰建议七项基本原则可以用金字塔形状来排列。人道位于塔顶，作为首要和本质原则，与公正原则一起影响所有其他原则。

基本原则的诞生

1864年冬，新成立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 (后更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两名代表——查尔斯·凡·德·维尔德 (Charles Van de Velde) 和路易·阿皮亚 (Louis Appia)——开始研究在丹麦军队与奥普联军武装冲突双方阵地中战地救护的组织方式。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刚刚于一年前由五名瑞士人成立，其中最著名的是商人亨利·杜南，他曾目睹1859年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索尔费里诺战役的战场惨状，并深感震惊 (见时间线)。

由志愿者随军队为各方提供中立战地救护这一新设想可通过战场来检验。严寒不是他们面对的唯一困难。丹麦当局、媒体和军方公开对这种在他

基本原则时间线

1855 1856 1857 1858 **1859** 1860 1861 **1862**

1859年6月24日：法国和撒丁王国联军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索尔费里诺村附近发生冲突。瑞士商人亨利·杜南目睹了血腥的战场惨状，帮助组织救护各方伤兵。他返回日内瓦后，全力投入改善战场伤员命运的事业。

1862年：杜南出版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一书，开始极力游说人们支持他关于组建救助战场伤员的国际志愿部队的设想。



索尔费里诺战役后，亨利·杜南和斯蒂维耶雷堡 (Castiglione delle Stiviere) 的妇女们一起照顾伤员。



ICRC Archives



红十字标志在1864年丹麦军队与奥普联军之间的武装冲突中第一次使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身——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在组织伤兵救护时臂章上戴着红十字。



1863年2月17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前身——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第一个国家红会在符腾堡(现为德国的一部分)成立。

1864年8月：新成立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提出第一部《日内瓦公约》，有16个国家签署。该公约正式名称是《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共10条，为中立和公正的人道行动奠定了基础，并呼吁交战各方尊重医务人员。该公约表示："伤病的军人应受到接待和照顾，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


Convention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始于西欧，并迅速扩展到全球。例如，1876年奥斯曼帝国率先采用红新月标志，如今红新月会在世界各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图为一名土耳其红新月工作人员向因叙利亚武装冲突流离失所的人派发食物。

们与敌方实力相差悬殊的武装冲突中开展工作的“中立”组织表示怀疑。丹麦媒体称，该委员会应该谴责奥普联军的侵犯，而不是向双方提供帮助。

最终，这两名代表被允许在战线双方组织伤兵救护。虽然这次救护行动规模很小，远远无法应对伤亡人数，但它证明，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可一视



1875年：运动创立者古斯塔夫·穆瓦尼耶(Gustave Moynier) 提出作为运动组成部分的国家红会必须遵守的四项基本工作原则：前瞻、团结、集中和一视同仁 (全文见故事)。

1921年：一战后，第一套基本原则——公正，政治、宗教和经济独立，运动的普遍，以及运动成员的平等——被纳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章程。

1939年－1945年：二战。这次名副其实的全球大战需要的人道援助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场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最多，对人道原则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在这场战争中，纳粹德国实施了种族大屠杀，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俘营出现了虐待战俘事件，有关交战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空中轰炸，人类第一次使用了核武器。

同仁实施救助。这是史无前例的行动。但是，因交战双方对两名代表的工作缺乏理解，工作受到了限制。凡·德·维尔德后来在拥护新规则时写道："这无疑说明了为什么志愿助手保持中立性的决议必须付诸实施。"

奠定基础

1864年后期，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召集第一部《日内瓦公约》——即《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的16个缔约国的代表开会，呼吁所有缔约国尊重开展伤兵救护工作的医务工作者的中立性。

在这份文件基础上，一系列公约应运而生，并最终促成了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和《2005年附加议定书》的达成。这份文件还为指导运动超过150年 (该运动如今在超过189个国家拥有国家红会) 的一套原则奠定了基础。

在运动创立早期，对这些原则的共识依靠共同努力的意识来维护，很少有人致力于进一步发展这些原则或通过书面协议阐明具体的人道价值观。




ICRC archives

1946年：二战后，红十字联盟 (后更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声明1921年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国家红会。

1949年：二战的腥风血雨催生了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此前的公约只涉及对伤兵和战俘的保护，1949年的公约第一次规定向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平民提供具体保护。

然而，1875年，运动创立者古斯塔夫·穆瓦尼耶提出作为运动组成部分的国家红会必须遵守的四项基本工作原则：“前瞻，即在和平时期预先为战时援助做准备；团结，即所有国家红会同舟共济、互相帮助；集中，意指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红会，但其活动遍及本国各处；一视同仁，意为向所有伤病人员提供救护，无论其国籍如何。”

不只是抽象的理念

这种对基本原则的早期重申表明，这些原则不是要作为抽象的理念或崇高的理想，而是要在战争中，在原则最受怀疑，社会分崩离析时，作为获得人们尊重和信任的实际措施。尽管运动在随后几十年里发展和变革很快，但直到1921年才规范和批准了这些原则，第一套原则 (见时间线) 正式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并被纳入修订后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章程》。

二战后，红十字联盟 (后更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声明1921年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国家红会。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运动才对既定原则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制定一个权威的、通用的文本。1955年，在曾帮助制定《日内瓦公约》的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兼律师让·皮克泰撰写了一本关于运动原则的书之后，这项工作启动了。接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5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工作的主要作者和设计师让·皮克泰考虑用什么价值观和原则界定运动。在1955年他的《红十字原则》一书出版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以拟订一套确定的运行原则。


ICRC archives



如今，运动各组成部分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从帮助社区成员到提供紧急救援。图为希腊红十字志愿者帮助移民安全上岸，并向他们提供急救，发放毛毯、食物等。

际联合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提出了一套约束和团结运动的指导原则。今天我们熟知的七项基本原则在1965年于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第20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上得到一致通过。

此后，基本原则持续经受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考验。在通过和实施五十多年后，这些原则依然行之有效，可以确保弱势人群获得所需要的援助和保护。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5年：运动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第20届国际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确定七项基本原则，即：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

1965年至今：基本原则应用于各种各样的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中——从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到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的代理战争，再到世界各地的内战。



K. Muller/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战争和危机的现实

如欲理解为什么这些基本原则对战争和重大灾害中的救援行动至关重要，了解开展人道行动的环境能够有一定帮助。在武装冲突中，人们的情绪极为高涨：普遍对敌人感到强烈的愤怒或仇恨。在许多情况下，战斗员眼里每个人“非友即敌”，任何向双方提供帮助的人都会受到怀疑或敌视。

发生自然灾害或卫生突发事件后，灾民或受害者不一定完全相信人道工作者的动机，因为许多人道工作者在其开展救援的社区属于陌生人。例如，在2014年至2015年西非埃博拉危机期间，国家红会志愿者需要努力赢得和保持受影响社区的信任。许多人不相信外来卫生工作者给他们传递的疾病相关的信

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后，一名塞拉利昂红十字志愿者在讲述埃博拉的危险。对于从事遏制疾病蔓延所需要的敏感工作来说，建立信任至关重要。

息。幸运的是，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家，红十字志愿者在以前的危机应对中因其中立和独立的人道工作已经建立起了良好声誉，因此他们受到信赖，能够执行棘手和敏感的任务，比如安全体面地掩埋埃博拉死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一套清晰可见的原则对于建立信任、促进接受和确保抵及需要帮助者非常重要。

战争规则

国际人道法不保证人道机构自由进入交战区；相反，进入交战区需要人道机构与武装冲突各方进行谈判。交战各方负有确保本控制区居民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首要责任。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或不能这样做，国际人道法要求他们允许开展人道和公正的援助工作，并为这种工作提供便利。

武装冲突会对人们和为他们提供保护和关怀的机构产生持久影响。图为加沙市一个男孩站在政府建筑物的废墟中。



A. Greco/ICRC



T. Glass/ICRC

在如今的武装冲突中，人道工作者常常发现自己在各种各样的武器携带者——从庞大的军队到小型武装组织——中间工作。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断向武器携带者解释其公正、中立和独立的援助方法。

新的挑战

把人道价值观付诸实践并非易事。自基本原则开始实施以来，便不断受到挑战。它们经历了多次武装冲突的检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对峙，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一系列代理战争，同时也在不断增多的自然和人为灾害中得到检验。

20世纪晚期以来，国内武装冲突，而非国际武装冲突，日益增多。这些冲突往往发生在国家武装力量与反政府组织之间或不同敌对组织之间。

因身份不同产生的冲突或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也不断增多，常常导致大范围暴力事件和大规模流离失所。参与暴力的群体的组织严密性往往低于传统军队或有组织武装团体。

这些趋势使得建立信任和解释与支持我们的原则更加困难。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冲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多达40个不同的武装组织互动。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富有成

效的关系需要时间。但这是通过保持言行一致，每日循序渐进而实现的。

严重的人道后果

21世纪对人道机构来说特别困难，富有挑战。2001年“911事件”后，国家与非国家武装参与方之间的全球冲突(“反恐战争”)显著改变了发动战争和开展人道行动的方法，而这常常给平民带来严重后果。

在这个背景下，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极化或激进趋势已经形成。由于国家对其认定的恐怖组织采取强硬路线，他们有时采取超出符合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常规做法界限的措施。同时，反对这些国家的激进的非国家组织采用非常规作战方法，包括针对平民和所谓“软目标”(如人道组织)实施蓄意攻击。

在这种日益极化的环境中，人们被认为是非友即敌，对每个人都会支持一方的期望不断增加。这使得人道组织根据独立原则和中立原则开展工作更加困难。

人道行动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倾向于以人道为由为军事行动辩护，并把人道工作作为军事和政治策略的重要部分(以“赢得人心”)。

援助工作不幸成为镇压叛乱策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有些政府寻求把人道行动融入军事行动、国家建设和稳定脆弱国家局势的工作中。与此同时，有些武装组织把救援作为获得当地人支持的一种手段。

这并不是说交战各方不应该寻求保护或帮助自己控制地区的居民；相反，军队在作战中负有这样的法律义务，包括疏散受伤的平民。但是，问题在于扩展人道行动应用范围，以赢得人心，会使参与战斗的人和受不利影响社区的人把所有人道工作者与政治或军事议程相联系。当人道行动成为抗敌策略的组成部分时，一线援助机构面临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

极化世界里的中立

尽管经验告诉我们中立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这种思想近些年受到了挑战。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许多在阿富汗工作的人道组织抛弃了公正、中立和独立等原则，代之以更公开地支持重建民主制度的国际努力。

菲奥娜·特里 (Fiona Terry) 2011年在《红十字国际评论》上撰文表示，在许多情况下，人道组织欣然接受自己扮演的“好”与“坏”双方之间战斗的参与方这一角色。

一种新的思想开始在许多人道组织中间出现，即认为对恐怖组织控制区的人实施援助和与这种组织进行对话被视为帮助敌人。特里写道：“在这些新的武装冲突中，中立方法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过时的’，甚至在道德上都是有争议的，而政治、军事、‘人道’三位一体的综合国家建设方法被奉为未来之法。”

为进一步模糊界线，军事人员有时以人道行动为幌子开展军事行动，他们身着平民服装，驾驶白色汽车，把自己假扮成救援工作者。有时，他们还在阿富汗南部散发宣传册，告诉居民们说如果想继续获得“人道”援助，就要告发武装组织。

这导致阿富汗很多地区断然拒绝外来人道援助。特里称，其后果是“就在人道需求最为迫切的时候，援助组织却无力应对”。

通过对话和不断展示其中立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慢慢重建信任，并把援助工作扩展到该国曾阻止援助工作者进入的地区。类似地，由于在各派武装组织中以中立和公正著称，阿富汗红新月会继续在该国大多数地区开展各种医疗保健活动，从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到开办流动诊所。

不断扩大的人道界

近年来，提供人道援助的机构大量增加。这种扩大有许多积极结果。在有些地方，这意味着多样性更强，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

但是，伴随着援助机构的激增，它们对人道原则的阐释出现很大差异，对人道原则的应用厚此薄彼，导致人们对什么是人道主义感到困惑。在有些地方，这种趋势使得人们断然拒绝人道援助，反过来加重了人们的苦难。

例如，有些组织不是在公正的基础上运作，而是基于与某个政治、宗教团体的团结一致。虽然这种现象并非史无前例，但由于有更多的援助机构为特定目标而创建，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

随着联合国和许多组织采用受运动基本原则启发的人道原则，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支撑人道工作的原则。但是，这也加剧了对这些原则含义和应用方式的困惑。

在有些地方，联合国是或被认为是某些武装冲突的一方，因为在那里部署了联合国维和部队，或安理会决议授权一个或多个成员国使用武力，或因为联合国在直接支持与反对派武装对垒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人道机构的中立和独立经常受到质疑，而在一场武装冲突中，他人对联合国的看法会对其他人道组织产生连锁反应。

联合国是人道援助的主要提供者，但它有时在武装冲突局势中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因此，运动必须与联合国的行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是在与联合国合作时。图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进行演练。



J. Fontana/ICRC



2015年尼泊尔发生地震后，该国红会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在偏远地区迅速提供紧急援助，这强调了志愿服务和统一原则的重要性。同时，普遍原则所体现的全球团结精神鼓舞世界各地的运动成员迅速行动。

把运动原则付诸实践

运动不仅要宣传，而且要展示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行动的本来面貌及其能够实现的目标。这一点由于上述趋势变得更加重要。

即使在极端极化的环境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家红会也一直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战线双方救助身处极端困境者的人道组织，有时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人道组织。

即使在非交战国，运动原则也帮助国家红会向最脆弱人群提供援助和支持，且常常在困难环境中进行。在有组织暴力猖獗之地，比如在武装团伙横行的城市，坚持基本原则的救援和医务工作者能够获得所有参与暴力者或受暴力影响者的信任。墨西哥红十字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红会能够在受严重暴力影响的地区提供各种服务，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享有公正和独立的声誉。这种情况不是偶然发生的：根据为“安全行动框架”(Safer Access Framework) (见下框) 开展的研究，墨西哥红十字会工作十分努力，展现出了如何在救护车服务和应急服务中应用这些原则。

宣传运动原则

开展关于运动原则的公共沟通常常是运动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通常情况下，在流离失所者营地派发食物时，首先需要简单解释一下运动原则，以使人们明白派发工作是专为难民安排的，谁最需要帮助最先发给谁。

在战时及和平时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家红会与武装部队和武装组织举办关于国际人道法和基本原则重要性的培训班。

运动还几乎经常以基本原则及其在一线的应用为主题，进行培训、讨论和分析。运动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守以基本原则为基础的行为准则。

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许多国家红会的帮助下，开发了“安全行动框架”。该框架借鉴了运动的丰富经验和良好做法，帮助国家红会应对在敏感和危险环境中开展活动面临的挑战，同时极力降低风险，获得掌控抵及受助者权限的人或组织的信任。

国际联合会和国家红会也开发了许多工具，旨在帮助高压环境中的国家红会和志愿者提高按照运动原则合乎道德、富有同情地行事的能力。



红十字红新月志愿者在参加“行为变化媒介”(Agents of Behavioural Change)培训。这是国际联合会和国家红会开展的一项活动，旨在帮助人们培养把基本原则付诸实践所需要的技能和素质——同理心、批判性思维、摒弃偏见的能力和非暴力沟通。



T. Frenkel/American Red Cross

人道原则

本着一视同仁地救助战地伤者的愿望，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通过其国际上和各国内部的力量，尽一切努力防止和减轻人类遭受的疾苦，且不论这些疾苦发生在哪里。本运动旨在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并确保对人的尊重。它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友谊、合作与持久和平。


CROIX-ROUGE
HAITIENNE



人道原则不仅激励具体行动，如拯救生命的应急医疗服务，而且会激发如图中法国红十字第一反应者所做的关怀他人的点滴行动。

人道

激发运动工作的首要原则是人道，即一种帮助生活在各种文化环境中的人类同伴的自然冲动。

人道原则是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表达，即：同情心、同理心、互助和帮助他人减轻苦难并保护他们免受进一步伤害的愿望。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这些概念构成许多法律、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的基础。

当今世界，慈悲、同情和爱等美德遭到摒弃，愤怒、仇恨、贪婪、报复以及对权力的渴望之恶行则大行其道，这样的非人道场景屡见不鲜。但上述原则与其形成鲜明对比。

行动召唤

人道原则中的用语——“防止”、“减轻”、“保护”、“确保尊重”——是对行动的召唤。

在世界各地，这项原则激励志愿者学习急救、参加应急队、宣传致命疾病的知识、献血、探望老人等等。在这项原则的感召下，医生们牺牲自己的时间，冒着生命危险救治身处困难和危险环境之人，人们献出时间和金钱帮助遥远的陌生人。

人道原则所固有的许多基本概念庄严载入国际法，主要作为保护人们免受伤害的手段。的确，几乎所有国家同意遵守的战争规则均包含在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中。

在一个暴力和残酷景象随处可见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对这种保护——甚至对人道原则本身——感到悲观。但是，许多例子清楚地表明，国际人道法和基本原则使勇敢和富有同情心的人能够帮助、保护和拯救极端脆弱者的生命。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男子与因武装冲突与家人失散的9岁侄女团聚。

近距离接触需要帮助者

最重要的人道援助归根结底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微小爱心行动。虽然援助工作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互动可能是简单而重复的，但援助工作者一定不能忽视他人的尊严，他们必须能够倾听、同情和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要与他们的帮扶对象保持近距离接触。跟人们交谈，与他们握手，倾听他们的故事：这不仅是我们能够帮助受武装冲突影响者的最佳方法，也是我们在人们处境最艰难时尊重他们尊严的方式。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道组织要将远距离通讯的新技术和新工具拒之门外。移动电话网、社交媒体和因特网都为人道工作者提供了应对自然灾害和武装冲突挑战的新方法。例如，移动电话登录的社交媒体上的帖子能够帮助确定什么地方需求最大，帮助拯救生命。在有些地方，新的技术工具可以使暴力得到报道和调查。

但日益广泛的技术应用也有令人担忧之处。会出现人道机构最后依赖上数字通信和自动化的危险吗？对技术的应用会使有些人认为人道工作者不再需要直接接触受助者了吗？随着技术不断发展，这些问题值得结合基本原则进行思考。



R. Humeid/ICRC

巴勒斯坦红新月志愿者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护送一名老人去医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员与洪都拉斯马卡拉中心监狱里的女性在押人员交谈。

保护

与需要帮助者近距离接触是人道原则另一个固有理念——保护——的必要条件。武装冲突、暴力泛滥和自然灾害常常导致人们极为脆弱。他们可能被迫离开家园，住在正常社会关系——警察、邻居和家庭——被打破的临时营地里。在这种情况下，运动采取行动，努力使他们的居住环境更安全。

在和平时期，保护生命和健康可能包括预防疾病、灾害和事故，或减少长期贫困或犯罪的影响。例如，一名国家红会急救员会治疗伤者，或通过宣传重要的卫生知识帮助预防疾病。

警察或军队在战争中有义务保护平民居民，但人道组织不能而且不应试图去做他们的工作。在武装冲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权努力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该组织通过提高国家和武装组织对维护个人安全、身体健全和尊严这一义务的认识，并提供人道法培训来做这项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家红会努力促使政府实施新国内法，执行国际人道规范，并使援助工作者能够帮助和保护弱势群体。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在确保武装冲突中的在押人员获得人道法所规定的人道待遇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防止和减轻苦难

保护与防止和减轻苦难是一脉相承的。在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中，人们常常连维持其健康、舒适和尊严所必需的基本用品都丧失殆尽，包括住所、清洁水、食物和生计。许多人甚至失去了亲人，这是他们最大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运动提供食物、水和住所，帮助人们重新获得经济独立和寻找新的生计，努力改善医疗服务供给 (包括战伤外科和在押人员医疗救护)，帮助人们寻找失踪亲人或至少了解他们的遭遇。

然而，在如今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和周期性危机中，不但要满足即时需求，还要考虑后续需要，这很重要。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如何会为我们的受助者带来更好的未来？我们是在帮助为他们的全面恢复奠定基础，使其能够再次自力更生，还是在使他们只依赖援助而在下次遭遇危机时更加脆弱？

一个小男孩在一名埃塞俄比亚红十字志愿者的帮助下植树，这是鼓励志愿精神和减小气候变化影响项目的一项内容。



B. Gezahegn/Ethiopian Red Cross Society



毛里塔尼亚遭受旱灾后，该国红新月会和国际联合会不仅提供紧急食品援助，还通过提供农具和耐旱种子，帮助妇女建立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帮助社区防备食物短缺。

建立自给自足和复原能力

这些问题是今天人道工作者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因此，运动设法帮助人们过一种健康、正常、多产和独立的生活。人道原则的核心内容是“确保对人的尊重”。这就要求提供帮助时不可剥夺人们的权利，并要尊重他们的固有尊严。这意味着要使人们变得更加坚强，处于更安全的环境中，更能经受未来的打击。

多年来，运动开发了许多项目，通过提供小笔赠款、小额贷款和培训帮助人们实现或重建生计。有时，运动还向农民提供种子和农具，给牲畜进行疫苗接种，或采取其他措施帮助当地人自给自足，进行自由交易或交换。

类似地，运动努力帮助社区提高对极端事件的复原能力。除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帮助人们做好对自然或人为灾害的备灾工作外，国家红会和国际联合会还参加讨论，探讨气候变化对业已容易遭受洪灾、旱灾和其他与气候有关的危机的社区产生什么影响。

践行基本原则

人道面孔

当塞拉利昂2014年爆发埃博拉疫情时，凯内马 (Kenema) 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戴着护目镜和医用口罩，夜以继日地工作。即使是在这场夺去了5000多人生命的可怕疾病面前，他们依然忠实地履行着人道原则这一基本原则。

防护服从头到脚遮盖全身，使他们可以安全地照顾患者，增大其存活几率。28岁的社区卫生护士小布里马·莫莫杜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莫莫杜与他的患者之间隔着这层防护服，但他尽其所能减轻患者的痛苦。这是一件极其危险、困难、紧张和劳心费神的工作。

他说：“我给患者喂食，让他们身上有劲。我还给他们在床上洗澡，好让他们感到爽快和舒服一些。”

24岁的爱德华·萨诺 (Edward Sannoh) 来自凯内马，他从事的是另一项阻止埃博拉传播的关键工作——为死者提供安全体面的葬礼。作为掩埋组的一名成员，他在治疗中心收集死者遗体，并做好送往太平间前的准备工作。

在埃博拉爆发期间，5000多名像莫莫杜先生和萨诺先生这样的志愿者受训执行各种任务，从关于如何避免污染，追查可能与患者有接触之人的社区卫生延展服务，到以安全体面的方式掩埋死者。此外，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自愿提供帮助，他们在接受国际联合会的重要培训后，花费数月照顾患者，在受埃博拉影响的国家帮助追踪感染病例，并执行许多其他重要任务。

萨诺说：“我是一名红十字志愿者。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在乎人道原则。我要拯救兄弟姐妹们的生命。”

在2014-2015年埃博拉爆发期间，受影响的西非国家的国家红会志愿者虽然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工作，仍然忠实地履行人道原则。他们常常身穿防护服遮盖全身，以防受到感染。图为一名利比里亚红十字会志愿者。

V. Lacken/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T. Glass/ICRC



公正原则

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或政见不同而有所歧视。它只根据人们的需求来尽力减轻其疾苦，并优先帮助最急需帮助的人。



孟加拉国红新月会志愿者向在政治暴力中受伤的示威者和安全部队成员实施急救。

公正

几年前，东南亚某国家红新月会的一名年轻志愿者带领一队志愿者前往一个遭受洪灾的村庄救灾。

当志愿者们开着25辆满载食物包的卡车到达时，村民们聚集在车队周围，准备领取亟需的生活用品。但当救灾人员卸货时，一名男子走上前来，说自己是当地领导人。他说他知道谁最需要帮助，可以由他来负责派发食物。

可能在许多人看来，接受这个提议完全合理。毕竟此人可能确实比外来志愿者更了解这个社区。然而，红新会志愿者们根据经验和接受的培训知道，接受他的提议会损害公正原则，这项原则要求援助不分种族、政治面貌或文化背景，应当给予最需要帮助者。他们如何能确定他会客观评估村民们的需求而不会根据个人关系或政治考虑派发食物？他们不得不拒绝他的提议。

这个例子说明了公正的重要性，其在实际和道德层面上都必不可少。如果不是施予最需要它的人，人道援助还有何意义？这个例子还表明了这项原则是如何在运动各个层面得以认

真执行的。坚持公正原则能让受益人、捐助者和每个卷入危机或受危机影响的人打消疑虑，让他们放心援助只以人道理由来提供。

然而，坚持运动原则常常要付出代价。开展客观评估需要付出时间——花时间与人们交谈和倾听，了解他们的需求，追踪到底什么东西发给了谁。这项工作可能会较为繁琐，有些情况下人们还会反对。但大多数时候，人们尊重这种方法。毕竟它是以公正为基础的。即使有人某天没有获取援助，他们也明白，当他们最需要援助时，坚持运动原则的人道工作者就会前来帮助他们。

不歧视：我们工作的实质

不歧视是人道原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道原则充分肯定每一个作为人的个体，它也是公正原则的固有内容。这项内容一开始就被写入日内瓦公约。1864年《日内瓦公约》规定，伤病的军人应受到接待和照顾，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把不歧视要求扩大，要求“不得基于性别、种族、国籍、宗教、政治意见或任何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

这意味着，在武装冲突或国内动乱时敌友拥有同样的受助权。医院不得为了给一方预留床位而拒收另一方的伤员。同样，在一个发生内战的国家，国家红会不能只给一方的受难者提供食物而不给其他人提供援助。

同样，作为运动组成部分的组织在选择或聘用成员、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时不得有所歧视。国家红会必须对本国所有人开放，允许所有社会、政治和



公正原则要求我们严格按照需求程度帮助伤者。这包括不能再作战的战斗员。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这可能还意味着向冲突各方提供基本的急救培训。图为阿富汗国家安全理事会人员在接受培训。

宗教团体都有自己的代表 (见第70页“统一”)。这有助于保证国家红会的活动尊重多样化，关注共有的人道精神，而不受党派考量影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助确保与武装冲突或国内动乱有关的在押人员不受歧视。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探视羁押场所时，他们敦促羁押当局给予所有在押人员同样的人道待遇，并核实没有在押人员因国籍或政治信仰而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并不是所有区分都构成歧视。比如，为因年老体弱而不耐受寒冷的人额外多要些毛毯是一种基于实际需要的区分。这属于公正的第二个方面：比例。

根据受难程度实施援助

不歧视并不表示待遇完全一样。相反，公正对待考虑到每个人遭受苦难的程度和他们需求的急迫性。因此，援助要首先给予最亟需的人。

国际人道法还规定必须向某些特别脆弱的群体——如老人和儿童——给予优待。伤者病者必须得到同等的照顾和保护，只有与医疗紧急程度有关的原因可以影响提供照顾的顺序。

在实践中，根据需求程度提供援助并不容易。在许多情况下，媒体和捐助者对突发大型灾害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小型的、“被遗忘的”灾害的支持，而众多小型灾害共同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及破坏并不比大型灾害小。同样，缓慢积累起来的问题，如沙漠化、干旱、城市暴力和海平面上升等，获得的媒体关注相对很少，获得的资金更是少之又少。运动已经针对这些趋势开发了筹资机制，但这一问题仍然是个挑战。

图为尼泊尔地震后派发住所工具箱。派发前，该国红十字会进行了客观评估，确保公正提供援助。





有时，保持公正意味着要进一步调查社区动态，以尽力了解如何援助需要帮助的人，确保他们在确定帮助种类上有决定权。图为一名国际联合会代表与来自收容马里北部战斗导致的流离失所者的家庭的妇女们交谈。

公正：避免个人偏见

公正还要求我们抛弃个人偏见和个人关系。如果一名国家红会志愿者或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优待朋友，提供更好的待遇，就违背了公正原则。

因此，公正意味着必须努力克服各种偏见，抵制个人因素影响 (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只根据事实做决定，做到无偏见或无成见地行事。

在某种意义上，公正意指客观和无偏见地评估需求。因此，虽然国家红会志愿者在感情上支持冲突的某一方是自然的，符合人性的，但是，他们在提供援助时不能受感情左右，要减轻所有受影响者的苦难；在派发救援物品时也不能受感情左右，要一视同仁地对待冲突各方。

这是一项职业要求

因此，公正原则是人们必须要努力坚守的原则。然而，运动和其他人道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发展他们的此项技能中并非孤军奋战。为尽力确保这项原则得到充分遵守，运动已经开发了一套制度、方法、规范和专业标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接受严格训练，确保拥有在高压环境中公正行事所需要的个人素质和专业能力。同样，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的支持下，红十字红新月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接受培训，以遵守运动特有的行为准则，理解运动对基本原则的阐释。此外，国际联合会和国家红会还开发了一套课程，帮助人们培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把基本原则付诸实践所需要的技能和素质——同理心、批判性思维、摒弃偏见的能力和非暴力沟通。



D. Revol/ICRC



践行基本原则

在分裂国家里坚持公正

在黎巴嫩这个政治派系分歧严重的分裂国家，该国红十字会是受到各方尊重和信任的为数不多的组织之一。这种尊重主要通过该组织的紧急医疗服务工作获得。在该国，黎巴嫩红十字会是救护运输和院前急救的主要提供者。

黎巴嫩红十字会的良好声誉是因为有和27岁的贝尔纳·贝鲁西 (Berna Beyrouthy) 一样的护理志愿者们日复一日的奉献。她深知在一个深受邻国叙利亚战争影响的国家提供中立和公正援助每天都面临挑战。

在叙利亚冲突的前五年，有110多万难民涌入黎巴嫩，急需医疗援助、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最初，我们治疗的都是轻伤病人，如割伤和炮弹碎片造成的伤口。随着战事愈演愈烈，我们开始收治胸部和头部受到致命枪伤的病人。由于我们有长期的战争经验，我们的医疗队在伤员鉴别分诊、急救和医疗后送等基本事务上技术很熟练。”

但挑战不只是在医疗卫生方面。“叙利亚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它在考验我们的勇气，甚至也在考验我们坚持基本原则的能力，而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她说。

“当你的救护车被愤怒的当地人截停到路边，你的病人被拖到路上时，你如何保持沉着冷静？当你自己的家人和邻居怨恨地指责你‘帮助敌人’时，你如何继续志愿帮助他人？”

她表示：“这就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一些挑战。这是对性格的基本考验，不纠缠于具体争议，不表达或维护自己的见解。”她继而补充道，对黎巴嫩红十字会及其志愿者来说，公正工作的能力与中立是密切相连的。

应用统一原则 (见第70页) 对于在这样一个多样化和分裂的国家公正开展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统一原则要求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红会，这个国家红会代表本国所有人。“我们的国家红会体现了我国政治团体和宗教团体的多样性。我们决不允许红会内部出现分歧而造成人道工作者之间不和。”她说。

2013年，黎巴嫩红十字会志愿者运送一名身负战伤的叙利亚人从黎叙边境的瓦迪哈立德 (Wadi Khaled) 地区前往的黎波里一家医院。



中立原则

为了维持各方的信任，本运动不会在敌对行动中支持任何一方，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

J. Zocherman/ICRC





Syrian Arab Red Crescent

叙利亚红新月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穿越叙利亚前线，开展亟需的供水和医疗服务。武装团体的领导人命令该地区50多名狙击手停止交火，允许中立的人道工作组继续工作。

中立

中立可能是最容易被误解、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立常常被误以为消极或冷漠。但是，在冲突中不支持任何一方并不意味着冷漠。事实上，只有做到了中立，运动才能将人道原则和公正原则付诸实践。

为什么是这样？首先，中立是为什么冲突各方觉得能够信任本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原则敲开了一扇扇大门。常常是中立原则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得以探视被拘禁者，使带有运动标志的救援车队得以进入冲突地区，并帮助确保国家红会志愿者免受攻击。

志愿者顶着要他们支持某一方的巨大压力，不管保持中立会有怎样的危险。在正在上演国内冲突的国家，武装部队有时不理解为什么国家红会不谴责被他们视为罪犯的武装团体的行动，更不理解为什么国家红会要向不能再作战的战斗员提供医疗救护。而武装团体会对他们所认为的国家红会与当局的关系心怀不悦。不幸的是，有时当志愿者在竭力救助需要帮助之人时，尽管佩戴着红十字或红新月保护标志，也受到攻击、伤害，甚至被杀害。

叙利亚红新月会的志愿者提供了一个在派系分歧严重的分裂国家坚持中立和公正原则的绝佳例子。《纽约时报》2013年6月报道称：“他们的使命是援助需要帮助的人，不管他们的政治派别是什么。在叙利亚的极化冲突中，这是一种不同凡响的姿态。”

诚然，坚持中立原则有时并不容易，主要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当紧张局势加剧群情激奋时，每个红十字或红新月成员在履行职责时都要自我克制，不发表个人意见。但并不是要求志愿者本人中立 (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而只是要求行为表现中立。

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说，中立原则使其能够与冲突各方建立并保持对话，以确保向受战事影响之人实施人道援助之路畅通无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始终愿意与对平民居民有影响力的任何一方进行对话。这并不是对其合法性进行表态，也不赋予他们任何特别地位。

深入了解冲突动态——社区、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如何行事——是必不可少的。中立原则需要以不为冲突任何一方的敌对行为提供便利的方式行动。

中立原则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接触参与冲突的各方各派。图为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向哥伦比亚一支反对派武装组织成员宣讲国际人道法。



J. Arredondo/ICRC/Getty Images



坚持中立原则并不意味着对紧迫问题保持缄默。图为运动成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有关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并向受暴力影响者提供更大的帮助。

中立还意味着决不参与争论，以免失去任何群体的信任。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红会分会对某个政治人物或某项政治事业表示赞同，许多人就可能停止支持该国家红会或停止为其工作。在一个受宗派暴力影响的国家，如果国家红会开办的诊所悬挂宗教标志，许多病人就不想再去那里看病，或可能不敢再去那里看病。

因此，国家红会必须清楚，有违中立原则的言行可能会对运动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道活动不利。即使在和平时期，国家红会也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守中立原则。这样，一旦一个国家爆发武装冲突，该国的国家红会就能获得所有人的信任，从而能够为各方的人实施援助。

但是，中立并不意味着运动对严重人道问题保持缄默。自从成立早期，运动就积极设法防止武装冲突中出现残暴和虐待行为。运动与参与战争的各方沟通联系，提醒他们履行人道法给他们规定的义务。

本运动会倡导禁止使用某些军事武器，如核武器或地雷 (这些武器的本质违反人道法)。例如，运动对1997年《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通过的支持没有得到每个国家领导人的共鸣，许多人仍然认为核武器是可接受的。但是，由于这些武器在实际使用中不能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从而违反了人道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所以运动能够对它们进行公开反对。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达意见的方法

红十字国际委员例行发表公开声明，要求冲突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违反人道法的行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般不公开谴责某一方，而是就敌对行为与各方进行直接的双边交涉。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获悉冲突一方或多方正在违反国际人道法，比如强迫失踪，虐待战俘，以不分皂白地伤害平民的方式进行战争，该组织就会通过书面报告和当面会谈秘密告知他们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必须予以停止。



在武装冲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常常公开呼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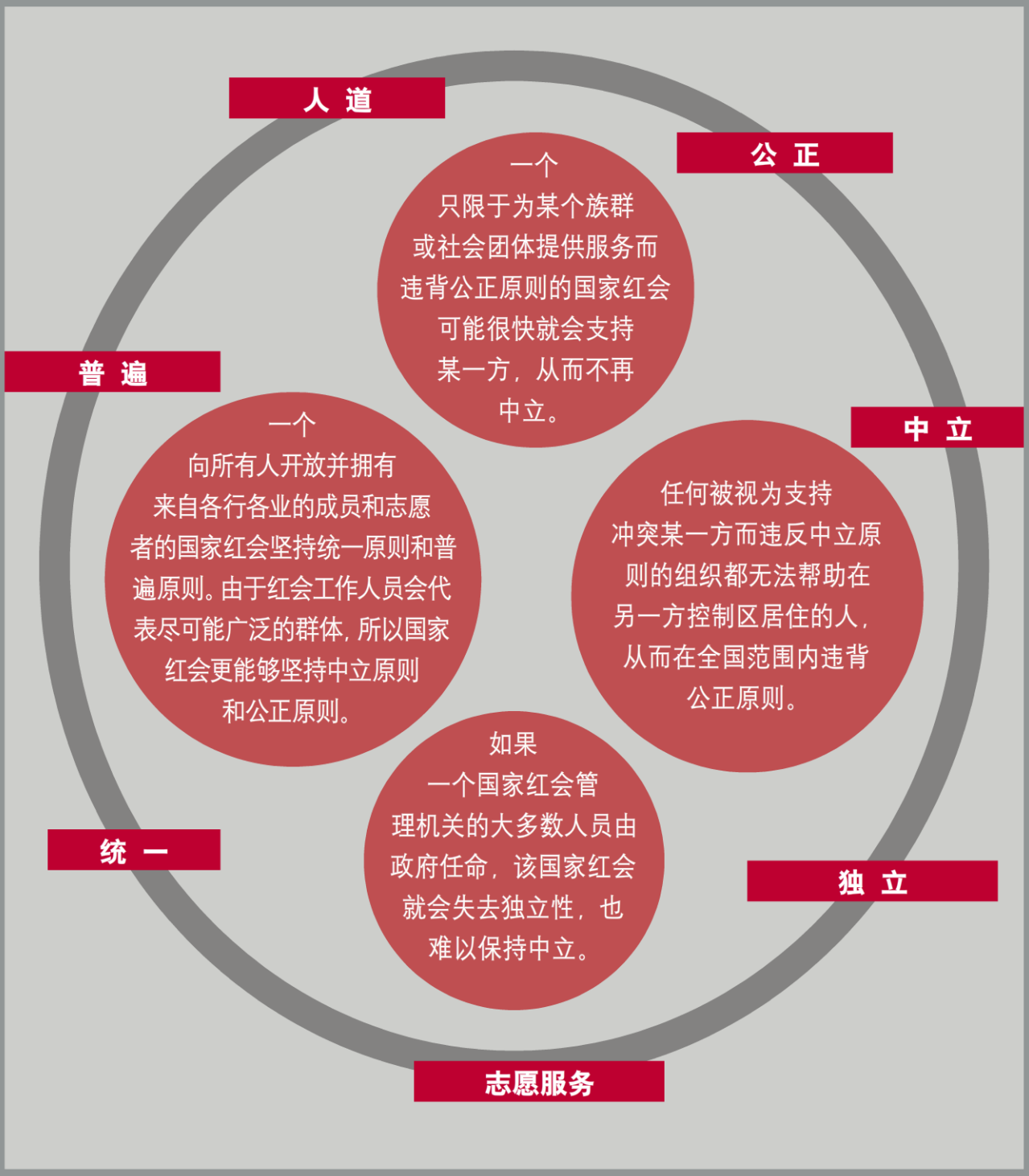
只有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现一再严重违反人道法，且秘密告知无效后，才进行公开谴责。

但这种做法是例外而非常规。原因很简单。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目的是保护脆弱人群，它要保证能继续接触被拘留者或遭受其他虐待者。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要保证它的报告不被用作或视为政治宣传工具，否则它的中立和信誉就会受到影响。

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运动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扩大人道法所包含的保护规则的范围，促进更好地尊重人的生命与尊严。

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则：

中立原则与其他基本原则是如何联系的？



在和平时期，运动倡导改进影响备灾和救灾的管理制度。同样，运动成员会倡导对难民和移民实行更人道的政策，或对更重要的健康和安全问题表明立场。这样做时，他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政治进程，同时避免在人道问题范围之外的政治争论中支持某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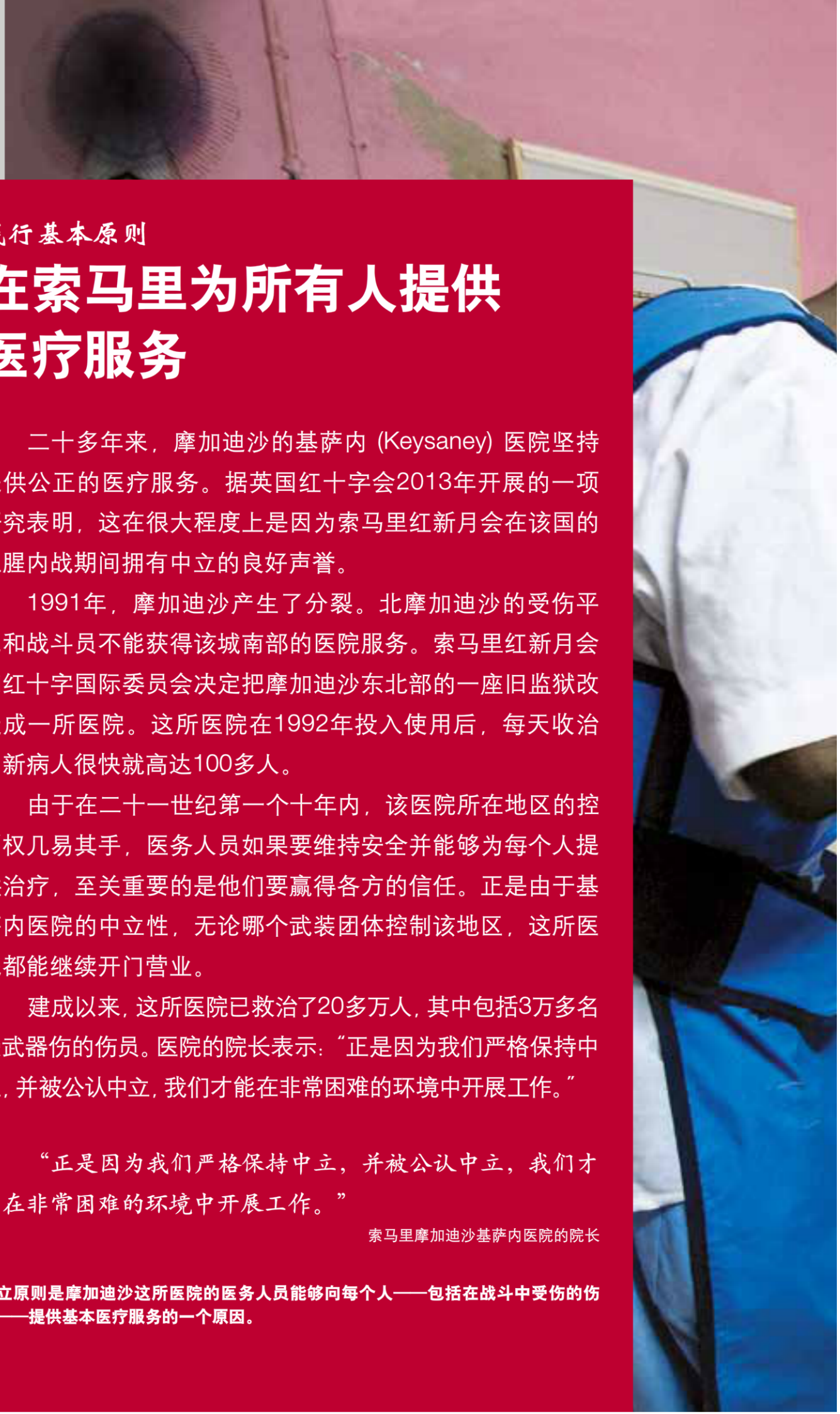
中立的代价

但中立是有代价的。为保证人道援助不会被用来支持某一群体的政治事务，或运动不会被视为是任何军事活动的一部分，运动成员有时不能接受其他组织向其提供的服务，即使这些服务可能会带来即时利益。这是因为政府、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可能在某个武装冲突中不中立，或者可能不是以与运动的方法相一致的方式应用基本原则。

例如，为了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对某政府的政治支持保持必要的距离，运动必须自己安排人员和物品运输。但在常常只有联合国飞机可用的国家如此实行十分困难。同样，运动必须关注能够在其发放的援助物品或在运输工具上印上标志，有时还要就这个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谈判。所有这些都会加大行动的财务成本。然而，虽然很难量化，但实践证明，在获准进入许多国际组织不能进入的地区方面，中立原则是我们最可靠和最有效的工具。

人道行动：争取和平的一股力量?

人们还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人道运动组织不更多地参与维和行动。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中立原则。在武装冲突局势中，本运动不直接促进和平进程，也不在有关某场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政治争论中支持任何一方，一旦这样做就会损害我们的政治中立性，从而影响我们帮助受冲突不利影响者的能力。决定战与不战常常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因此说服交战各方进行和平谈判由他人进行。尽管如此，本运动建立在团结和统一情感基础上的总体工作可以努力培养和平精神，使敌对者之间产生和解。这一点在人道原则中有所反映，该原则称运动“促进所有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友谊、合作与持久和平”。



践行基本原则

在索马里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

二十多年来，摩加迪沙的基萨内 (Keysaney) 医院坚持提供公正的医疗服务。据英国红十字会2013年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索马里红新月会在该国的血腥内战期间拥有中立的良好声誉。

1991年，摩加迪沙产生了分裂。北摩加迪沙的受伤平民和战斗员不能获得该城南部的医院服务。索马里红新月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把摩加迪沙东北部的一座旧监狱改造成一所医院。这所医院在1992年投入使用后，每天收治的新病人很快就高达100多人。

由于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内，该医院所在地区的控制权几易其手，医务人员如果要维持安全并能够为每个人提供治疗，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要赢得各方的信任。正是由于基萨内医院的中立性，无论哪个武装团体控制该地区，这所医院都能继续开门营业。

建成以来，这所医院已救治了20多万人，其中包括3万多名受武器伤的伤员。医院的院长表示：“正是因为我们严格保持中立，并被公认中立，我们才能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开展工作。”

“正是因为我们严格保持中立，并被公认中立，我们才能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开展工作。”

索马里摩加迪沙基萨内医院的院长

中立原则是摩加迪沙这所医院的医务人员能够向每个人——包括在战斗中受伤的伤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一个原因。



P. Yazdi/ICRC



践行基本原则

中立与社区

基本原则并不只是在危机和武装冲突时才有意义。对许多国家红会来说，它们是维护公众信任和建立与当地社区的牢固关系所必不可少的。

例如，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发现，基本原则在加强与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开展人道活动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一项研究显示，中立原则和公正原则在这些社区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中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共鸣。

沃拉宾达 (Woorabinda) 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红十字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在该社区提供广泛的服务，改善社区医疗卫生、灾害防备和社会融入项目。这个有大约1000名居民的社区是1927年建成的，当时许多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族群被政府强行安置在这里。

这段历史连同其他政策和态度，对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群体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持久的破坏性影响。

基本原则帮助人们理解不论宗教、文化背景或家庭关系，红十字帮助任何有需求之人。该研究中的一名受访者表示：“通过保持中立和独立，我们可以向社区居民解释说，我们来这里不是要支持任何一方。”理解了这点就可以带来更大的认可和相互尊重，进而促进社区在国家红会及其服务中进一步的参与。

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突显了用各种文化都能理解的方法解释事物的必要性。当地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有时通过采用土著文化和当地故事绘本中的图画来解释基本原则。

在当地红十字分会总部的外墙上，沃拉宾达的红十字志愿者塔丽莎·斯温尼 (Taleesha Sweeney) 帮着画了一幅关于基本原则的壁画。她表示，这种活动有助于改变对国家红会服务的态度。



她说：“当社区成员之间发生问题时，年轻人会说‘你不能支持某一方，因为你在红十字会工作’。这表明社区对红十字工作的了解有了惊人的增长。”她继而说道：基本原则还使大家感到在红十字分会很受欢迎，让他们有一种归属感。“就是建立一个欢迎人们前来的安全空间，把大家聚集在那个安全空间里，在那里我们不做评判，可以坐下来随便聊。”

狄维群岛的一名澳大利亚红十字志愿者用肢体语言表达普遍原则。

Australian Red Cross



B. Verweij/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独立原则

本运动是独立的。虽然各国红会要辅助本国政府提供人道服务，并受到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它们必须始终保持独立，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按照运动的原则来开展工作。


LRC



B. A. Ward/Norwegian Red Cross

国家红会担任所在国政府的人道事务助手，但它们是独立的组织，自主决定需要何时何地提供帮助。图为一位志愿者与一名等待在非法移民隔夜避护所外的妇女交谈。这种隔夜避护所是挪威红十字会与一家当地合作伙伴为应对非法移民的迫切需求而联合开设的。

独立

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第一批国家红会于150多年前成立时，创建者们就认识到独立性的重要性。

国家红会需要能够只根据需求自主决定发放援助，而不屈从于政治、军事或其他力量。

在今天，独立仍然是有意义的。国家红会必须能够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那样自主决策。它们不能屈从于政治压力，或让自己为受到变化无常的媒体影响的公众舆论所左右。

从广义上说，独立原则是指运动成员必须抵制使他们无法根据人道、公正和中立等基本原则行事的干预，无论这种干预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意识形态的。

行动自主

例如，国家红会不能接受只用于根据政治、民族或宗教标准实施援助而把需求可能更大的人排除在受助者之外的捐款。同样地，为获得所有各方的信任并拥有履行使命所必需的信誉，运动成员决不能表现得像是政府政策的工具。

同样，如果一个国家红会是出于公众压力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决定开展援助行动，那么它提供的援助最终有可能是不适当的，甚至是有害的。这样就可能引起公众批评，失去公众信任。


H. R. Diaz/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独立原则很重要，因为它使国家红会可以从事可能具有争议性或文化敏感性的工作。图为一位哥伦比亚红十字会雇员在卡利向一名性工作者介绍关于性传播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信息。



B. Matsha-Carpentier/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世界上许多国家红会与政府合作完善管理灾后人道援助发放的法律和规则。例如，如果关于进口货物的法律在紧急状态中不允许例外处理，就会妨碍紧急救援。图为库克群岛红十字会人员与政府官员和民间团体代表商讨如何改进规范灾害应对的国内法律。

助手角色：保持有益的平衡

让公共当局了解和尊重国家红会的独立性，1949年《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明确的法律地位，以及运动的章程和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通过的决议也是很重要的。

这些文件赋予国家红会政府机构人道事务“助手”的角色。国家红会的助手角色源自红十字早期，当时医疗志愿者最先被认定为军事医疗服务助手。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概念发生了改变，最后涵盖在和平时期和危机中支持政府机构的各种人道工作。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红会从属于其所在国政府，而是意味着它们可以接受政府委托，从事与政府工作互补的工作或政府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

然而，为了维护国家红会运作的独立性，助手关系必须在国内法、国家红会章程、以及国家红会与政府之间的正式协议中做出清晰界定。这些法律和协议应界定委任给国家红会的角色，对政府提供这种角色所必需的资源做出规定，并确认国家红会始终按照基本原则提供人道服务的能力和特权。

因其助手地位，国家红会有责任认真考虑政府提出的开展人道活动的任何要求。而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红会的服务，补充公共社会服务和备灾救灾系统。

但是，政府不能要求国家红会从事与基本原则或运动章程相抵触的工作。作为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和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的成员，各缔约国承诺将尊重国家红会始终遵守基本原则的能力，不干预国家红会自主行动和自主决策。

有时，这意味着如果某些建议与基本原则不一致，国家红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国际联合会可能需要予以拒绝。

同时，国家红会可以根据公正原则开展帮扶特困群体 (难民、释放犯人、吸毒者等) 的社会救助活动，即使缔约国没有要求它采取行动。

自主的挑战

但是，保持独立有时并不容易。例如在有些情况下，国家红会的管理机构中就有国家代表。这对于与公共当局 (如卫生部、教育部、国防部等) 的协调工作是有用的。但是，只有当成员们自由选举出的代表始终在该红会管理机构中构成大多数时才能这样做。这条规则应在国家红会章程中清楚阐明。

国家红会可以通过从各个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招聘志愿工作者，并让他们有机会参与重要决策和担任重要职务，来进一步维护其独立性。

在国际联合会救灾应急基金的支援下，秘鲁红十字会在安第斯极端寒冷天气期间发放毛毯。设立这项基金使国家红会能够快速应对危机，特别是没有得到国际普遍关注的危机。



其他压力

资金来自何处会影响人道行动是否独立或是否在人们看来是独立的。资金来源越广，人道组织自主性越强。

全球金融危机后，许多高收入国家的人开始质疑本国的海外援助预算。其结果是，许多捐助国要求人道组织加强问责。同时，捐助者对人道组织“核心预算”的支持意愿减弱，其重点转向资助具体项目或感兴趣的领域。随着近些年人道机构的繁增，捐助者有了更多捐款的选择。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许多积极的发展。更多加强问责的要求促使人道组织更清楚地明确援助资金是如何支出的，资金带来的实际益处是什么，而这些都是维护公众信任和确保援助正在帮助最需要它的人所必需的行动。

然而，如果人道组织越来越多地接受只资助具体项目的资金的话，这种趋势对人道组织的独立性将构成挑战。这可能会削弱它们在谁是社区中最需要帮助之人问题上自主决策的能力，从而损害公正原则。虽然这种资金可能在短期内使国家红会能够在社区层面上有所作为，并使有些国家红会从其政府得到更大的财政自主权，但当项目专项资金花完后，这种自主权会受到严重削弱。

为应对这种情况，运动不断努力帮助国家红会寻找和发展与周围各种捐助者的关系，使其减少对单一资金来源的依赖。类似地，国家红会通过活动多样化 (包括创收活动) 可以较少受到可能破坏财政独立的经济压力的影响。维护公众信任意味着，如果国家红会的独立性受到威胁，国家红会可以依靠公众支持。

最后，组织发展与遵守基本原则之间关系密切：行政结构和财务结构不完善的国家红会维持独立于政府的能力比较弱，而组织结构完善，能够获得训练有素、积极性高昂的志愿者支持的国家红会维护独立性的能力较强。

合作与独立

与政府机构、国际资助财团、其他人道组织和地方社区组织合作时，独立极为重要。应对大型灾害时尤其如此，因为在大型灾害应对中，要在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取得最大效果，必须开展协调和合作。

运动在努力与其他帮助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受难者的组织合作时，常常要在出现其他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因素干扰时维护自己的独立性。

独立原则不是指我们不能与其他正在帮助弱势群体的组织合作，只要不影响我们应用基本原则的能力就可以合作。



Senegalese Red Cross Society



在武装冲突或暴力严重地区工作时，这一点特别重要。为有效开展援助，人道行动需要在实质上，并在外界看来与政治军事利益截然不同。独立工作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任何武装冲突中，各参与方往往会拒绝被他们怀疑别有用心的人道组织。

许多国家倡导的政治、军事、重建和人道等手段并用的综合方法是不符合独立原则的。



武装部队和民防组织常常在自然灾害应对中发挥重要作用。运动组成部分可以与他们合作，只要这样做不会对运动的整体形象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不违反独立原则和中立原则。图为法国军人在瓦努阿图发放救援物品。

这并不是因为运动回避与军方开展对话。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且设法与军队或其他武装团体开展积极对话，而且经常设法这样做。但运动的立场是，人道行动不应成为“赢取人心”的军事活动的一部分，亦不应被用以推动或涉足政权更替。模糊人道活动与政治或军事活动之间的界线可能最终会妨碍向所有武装冲突受难者提供无歧视的人道保护和援助。



C. Ashleigh/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志愿服务原则

本运动提供志愿救济服务，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好处。


G1
87



S. Ryan/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在帮助病人继续治疗项目中，一位印度红十字会志愿者与一名结核病患者交谈。

志愿服务

每天，在世界各地，人们献出时间和精力无偿帮助别人。他们去养老院看望老人，帮助人们献血，给家里遭受火灾的人送去温暖的毛毯。发生紧急事件时，志愿者提供急救，有时奋不顾身拯救他人。他们数天、数周、有时甚至数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为失去家园者建造住所，保护社区免受传染性疾病影响。

据估计，运动有1700万志愿者。根据国际联合会近期的一项研究，每年志愿者服务的经济价值超过60亿美元。但是，志愿服务与金钱无关。

志愿服务是运动的一个核心原则。我们的工作必须以个人对人道目标的热忱和奉献为动力，而不是受获取经济收益、声望、社会地位或个人发展的欲望驱使。这对无偿工作和有偿工作都一样适用。虽然运动工作人员领取薪水，但他们同样是以扶危济困的无私愿望为动力的。

这种无私的志愿精神有助于巩固运动对其他基本原则的遵守。当个人不为追求私利、组织不受利益驱动时，人们就能相信我们不是迫于财务压力而采取行动的。在促进社会凝聚力和社区健康方面，志愿服务才能发挥非常有价值的作用，虽然这种价值难以量化。

志愿服务的起源

1859年在索尔费里诺战场上，医疗服务不足，许多士兵因得不到救护而死亡，亨利·杜南深为震惊，于是设想成立“国家救护协会，由热情的、胜任的和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在战时向伤员提供救护”。

最初红十字志愿者主要实施战场及周边地区救护，而现在，红十字志愿者在日常生活中和发生自然灾害后从事许多医疗服务和社会救助工作。



因为红十字红新月志愿者本人往往来自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和社区，他们在人们需要帮助时常常最先出现在灾害现场。图为乌克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照顾一名国内动乱中的伤员。



这名智利红十字会志愿者在地震后搜寻生还者，这是志愿精神的一个例证。

仍然意义重大?

志愿工作对解决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后果是否仍然是一种有意义的模式？更不用说现代社会的众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与医疗卫生相关的问题。我们认为是的。虽然志愿工作不能——而且不应——被视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办法，但它会产生巨大影响。首先，许多国家的政府缺乏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基础设施或政治意愿。即使在公共医疗和福利主要或全部由国家提供的国家，或在国家红会有大量训练有素和称职的领薪员工的国家，有关服务也存在必须弥补的差距。

无论医疗工作者多么称职多么具有奉献精神，总是存在只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志愿者才能发现的苦情。虽然志愿服务不是要取代有偿劳动或政府服务，但在许多地方，如果志愿者所做的工作都必须得到报酬，就会有相当多的人得不到帮助。

而且，红十字红新月志愿者不是奉命工作的公职人员这个事实可能有助于获得他们援助对象的信任。

坚实的基础

运动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拥有一个庞大的志愿者网络。这些志愿者扎根当地社区，但不受地方当局约束或政治问题影响。他们了解当地环境，深受社区成员认可，这使他们在发生危机时成为关键的急救者和帮助者。如果没有来自各种政治、宗教和社会背景的志愿者的支持，国家红会就难以获得各方信任，而这种信任对获准接近武装冲突中的受难者是不可或缺的。

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志愿者网络还有助于国家红会及时了解各个社会群体的忧虑和愿望，如年轻人、老年人、富人、穷人等。

年轻人做志愿工作还是一种希望的来源，即希望建设一个更加和平且有凝聚力的社会，因为志愿工作把多种族群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下。在受暴力、穷困和医疗服务欠佳影响的地区，当地志愿者可以对社区做出积极贡献。

最后，许多国家的志愿者项目实际上有职业培训的作用，提供教育和为在这种机会非常少的国家加强社会凝聚力提供一个平台。



T. Trenchard/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志愿服务原则激励人们在和平和危机时期，都能长期参与日常工作，以改善当地社区的公共医疗和福祉。图为在几内亚一个隔离居住区，红十字志愿者和当地村民帮助清理村子的港口区，这是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和减少传染病发病率运动的部分内容。



B. Matsha-Carpentier/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一朝为志愿者，终生为志愿者”

纳拉扬·库马尔·什雷斯塔 (Narayan Kumar Shrestha) 被称为“救护车叔叔”，这是给他在尼泊尔从事紧急人道救援工作的写照。2015年地震时，他救了一百多人，其中很多人是他背出来的。他还向在地震中遭受创伤的灾民提供社会心理支持。

“志愿精神是运动的基石，而我的工作是为建设这座大厦添砖加瓦。人们把志愿精神与红十字联系在一起。当人们说社会心理支持帮助他们重建信心且使生活恢复正常时，我就觉得自己得到了回报。”



- 埃德维热·马里娜 (Edwige Marina) 是中非共和国班吉的一名护士学员，同时也是中非红十字会社会心理支持工作的一名骨干志愿者。她深知家家户户因冲突承受了何种苦难：她的弟弟被杀，她的家被洗劫并被毁坏，之后家人流离失所。有一次她工作的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遭到袭击，之后她一度几乎放弃了人道工作。

“我环视周围的人，很是同情。他们经过了两次流离失所，比以前更需要我。从那时起，我再没有后退过。我觉得志愿工作是一种呼召，一朝为志愿者，终生为志愿者。”

- 虽然在2014年也门冲突期间阿拉·萨希姆 (Ala Sahim) 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亚丁流动外科医疗队的一名领取薪水的一线官员，但他的奉献也是志愿精神的体现。他夜以继日地在哥摩利亚哈 (Al-Gomhoriah) 医院工作，使医院在周围的战斗和轰炸中维持运营。

“因为路上有路障，我回不了家，而且我担心一旦离开了就可能没法再回到需要我的医院。在激战环境中负责医院和医院的应急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为我们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一个月救治了800名战争伤员。”

志愿精神给人们带来希望，使人们感到一种目的感。图为基里巴斯红十字会志愿者完成急救培训后与教师一起庆祝结业。



American Red Cross

统一原则

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它必须面向所有人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工作。


PHILIPPINE
RED CROSS

统一

统一原则可能乍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其内涵很丰富。这项原则对确保坚持中立、公正、普遍和独立等原则是必不可少的。要求仅有一个国家红会覆盖一国全部领土意味着国家红会必须统领全国各地的分会。它必须面向所有人这一要求是指，它的员工要代表全体国民的各个群体。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国家红会能够在国家纷争或争议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并能够在需要时向全国各地提供有效且公正援助的可能性。

公正原则意味着运动面向所有人。例如，几个爱尔兰监狱的在押人员加入了爱尔兰红十字会。他们的工作是使同狱被关押者能够充分获得医疗服务和防止暴力，基本原则是他们工作的核心。



O. Baggio/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作为一个国家唯一的国家红会

因此，承认国家红会的政府令或法律通常声明，该国家红会是能够在本国领土上开展工作的唯一国家红十字或红新月会。

除了有被公众混淆的风险外，如果在一个国家有多个组织开展同样的工作，还会存在它们可能代表国内不同社群的风险，从而损害他们保持公正、中立和独立的能力。

招募员工时不加歧视

国家红会的优势来自于其接受多样性和来源广泛的会员。因此，它必须面向所有人并在它的管理机构组成上反映这一点。这一点还体现在运动章程中，章程要求国家红会“招募志愿成员和工作人员时不考虑种族、性别、阶级、宗教或政见等因素”。

国家红会必须从本国各个民族群体和社会群体中招募员工，以获取普遍信任，否则就不可能有效履行使命。国家红会活动的开展不能为特权阶层所专有，必须向农村地区和城市社区都开放。通过拥有各行各业人们的支持，国家红会可以获得必要权力和手段，以抵抗可能损害其自主权或其公正人道使命的外部压力。

一些国家的社群间因政治、种族或宗教问题互相对立，招募时不加歧视就尤为重要。国家红会不能允许自己沾染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其志愿者的招募和宣传必须不排斥任何人。



Red Cross of Montenegro

统一原则要求国家红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图为黑山红十字会志愿者在一次剧烈寒潮期间冒着严寒前去帮助偏远地区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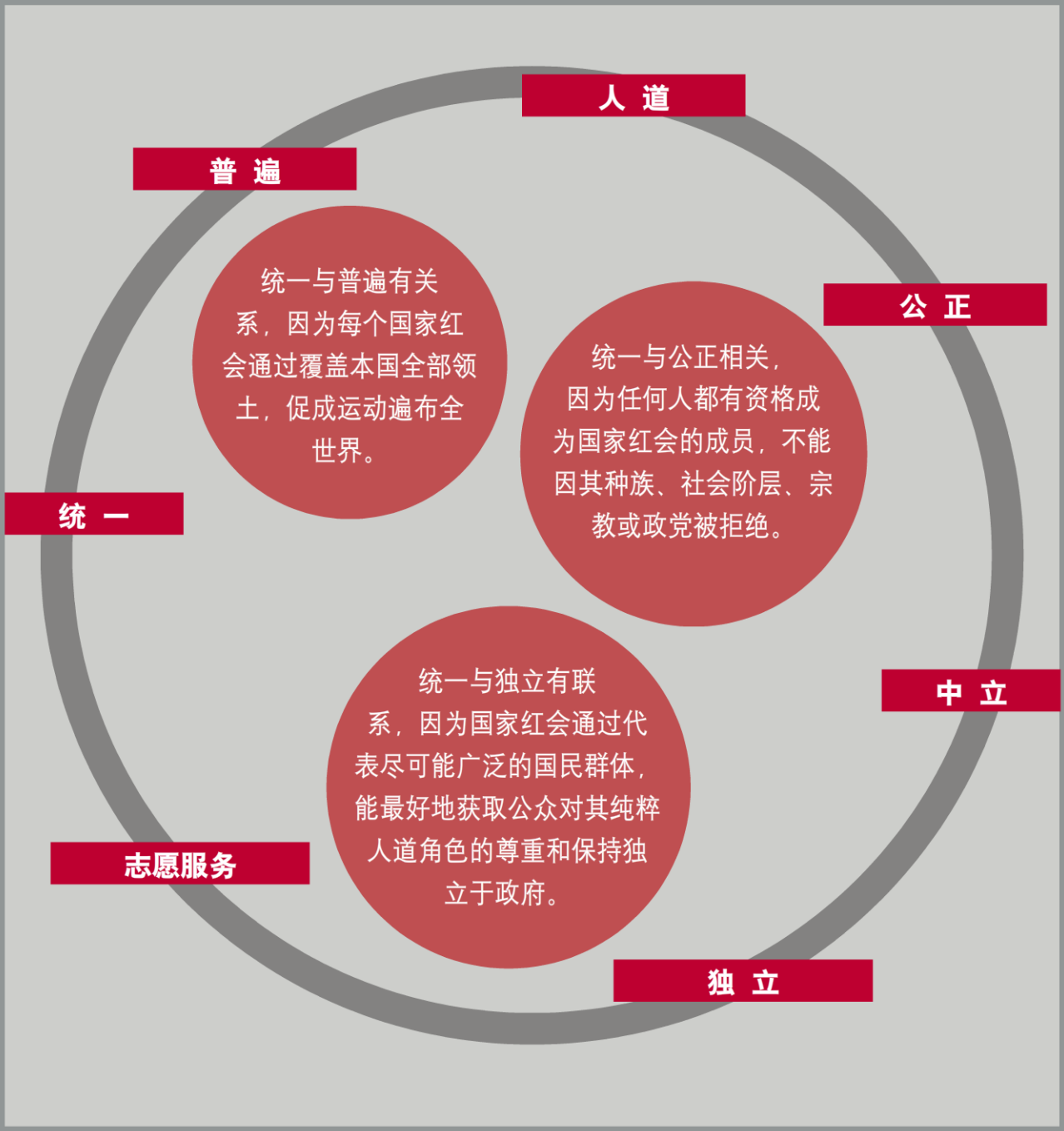
覆盖全部领土

国家红会必须覆盖本国全部领土这一要求帮助确保某些地区不会因为其他地区更受重视而被忽视——这有违公正原则。

这在有些国内冲突中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国内大部分地区国家红会可能无法进入。尽管这种情况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影响运动能否对国家红会给予正式认可，但这不应影响运动与该组织在实践中建立工作关系和帮助它开展人道工作。

相互关联的基本原则

统一原则与其他基本原则是如何联系的?



基本原则之间是密切相连的，每项原则需要依赖其他原则才能得到充分实现。

践行基本原则

统一：独立的基础

南苏丹独立不久，就爆发了极具破坏性的武装冲突。在极度紧张的局势下，向数百万身陷交战双方间冲突的平民提供人道援助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然而，南苏丹红十字会在这种情况下得以继续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南苏丹政府通过的一部法律，承认国家红会是一个独立、公正和中立的人道机构。政府承认国家红会按照基本原则运作并自主决定如何开展行动。独立性得到承认，在援助该国所有地区的人时成为一个重要工具。


J. Cernius/IFRC

南苏丹红十字会秘书长洛博尔 (Lobor) 先生表示：“当政府或武装团体试图干预援助行动时，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能够指出，这项法律是由代表全国各地和各族群的议会所有成员签署的。这并不意味着志愿者在极端暴力和紧张地区工作时情况总是顺利，但是，这为他们维护自己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强劲的基础。”

许多国家红会可能因为武装冲突受到了破坏，但这种情况没有在南苏丹发生。该国红会成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团结在一起，向人们提供急需的帮助。

“我们的管委会和分会机构必须有不同族群的代表。”洛博尔先生说，“当人们看到自己被代表，看到每个人都被代表，就会产生一种归属感。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国家红会。”

这种统一感有助于国家红会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使其能够向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公正的人道援助，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族群。

南苏丹红十字志愿者在参加急救培训。

M. Di Lauro/Getty Images/ICRC





J. Torgovnik/ICRC



普遍原则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世界性的，在本运动中，所有红会均享有平等地位，负有相同的相互帮助的责任和义务。



J.-C. Chamois/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运动的普遍性每年在意大利索尔费里诺得到展现。150多年前发生的索尔费里诺战役带来了运动的产生，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在这里集会。

普遍

讲最后这个原则时，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原则，其中对减轻“不论发生在哪里”的人类苦难的呼吁要求世界各地做出响应。如果我们忽视世界的某些地方或社会的某些领域，就不能宣称真正致力于减少人类苦难。

我们的人道承诺必须克服政治、种族和宗教等障碍。全球团结是人道原则所固有的，通过普遍原则表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运动中每个国家红会有义务支持兄弟国家红会，并在需要时给予帮助。

运动的普遍性通过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的国家红会清晰地显明出来。截至2015年，世界上共有189个国家有国家红会。有几个国家还没有国家红会，或者有国家红会但尚未被认定为运动的正式成员。

虽然普遍原则没有明确提及国际联合会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但这两个组织体现运动的普遍性。国际联合会通过促进和鼓励国家红会之间合作以及在发生自然灾害后协调国际救援工作来体现运动的普遍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在任何发


S. Ryan/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国际联合会、国家红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危机应对中携手合作，根据各自的职责贡献力量。图为一位国际联合会代表与一名因乌克兰战事流离失所的男子交谈。

生武装冲突或严重暴力事件并要求人道应对的国家开展工作来体现运动的普遍性。

在突发大型灾害后或在战争时期我们动员对受影响国家的民众和国家红会提供支持时，运动的团结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全球团结并不局限在危机时期。在和平时期，运动也努力发展和加强国家红会，特别是成立时间不长的国家红会或资源贫瘠的低收入国家的国家红会。因此，比较富裕或有经验的国家红会有责任本着互相尊重和平等的精神向它们提供支援。

普遍原则要求全体运动携手帮助最脆弱人群。图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菲律宾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三宝颜评估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造成的影响。


ICRC



Magen David Adom

运动的目的是减轻“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人类苦难。几乎遍布世界各地齐心协力开展行动的国家红会体现了运动的普遍性。

平等地位

平等、互相尊重和共同责任感对真正普遍的人道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毕竟，正是这些价值观使我们极富多样性的国际网络得以按照人道、公正和统一等基本原则有效运行，而且常常顶着巨大的压力。

对运动来说，多样性是其身份和使命所必需的。这种多样性既来源于全世界范围内运动各组成部分——国家红会、国际联合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文化渊源，也来源于如何在运动各组成部分的不同职责之间分担责任。

为保证平等，运动根据内部规则规定各组成部分在影响人道工作进程的关键决策上具有发言权。例如，每个国家红会在国际联合会大会、运动的代表会议和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都有一票表决权。

该普遍性还反映在来自运动外部的人道原则和法律中，但这些人道原则和法律的起源可追溯到运动的倡议 (如80页的介绍中所讲述的)。

对陷入冲突的人们施以国际法律保护就是一个例子。国际人道法和几乎获得每个国家签署的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 (特别是后者) 超越国家特殊性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因此，被人道法明确赋予一定职责的国家红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该帮助缔约国传播这些保护战争受害者的重要通用法律的知识，以及加强对这些法律的遵守。

普遍原则面临的挑战

普遍原则还对运动构成了挑战。例如，为加入运动或保持运动成员身份，所有国家红会必须坚持基本原则。但是，为尽可能保持国际性和开放性，运动应该允许有一点儿回旋余地吗？或者，如果国家红会不完全坚持基本原则，应该把它们开除吗？即使这样做有可能损害运动在某些国家开展行动的能力。运动必须仔细斟酌各种具体情况，寻找最合适的方法。

虽然一定程度的灵活、容忍和相互理解是保持运动普遍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有些妥协不可接受：不断违反人道原则或人道工作故意偏袒某方的国家红会乃是自绝于运动。

普遍原则要求国家红会在不损害运动其他组成部分（特别是发生危机国家的国家红会）的前提下提供援助和支持。无论用意多么良好，一个国家红会未经同意而单方面在另一个国家红会的属地上开始干预活动可能造成误解，损害该国国家红会的统一、普遍和独立原则。

正如运动某一组成部分的失败或疏漏可能影响整个运动“大家庭”，每个组成部分的成功和这个国际网络的信誉和力量会使我们一荣俱荣。这一网络无与伦比的普遍性是全人类的一个宝贵资源，它必须通过遵守我们的所有七项基本原则得到保护和珍惜。

几乎每个国家在本运动的国际大会及其代表会议上都有自己的代表。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苏瓦蒂的故事：普遍原则实例

周围一派世界末日的景象，苏瓦蒂 (Suwarti) 惊呆了，坐在那里茫然地看着。“太触目惊心了！我无言以对。”她对记者说道。周围的一切被夷为平地，到处是瓦砾、扭曲的金属、倒翻的汽车和搁浅的船只，破损楼房的框架散乱其中。

2011年日本东北部发生了一次9.0级地震，地震引发的强烈海啸吞噬了沿岸社区。苏瓦蒂是一名年轻护士，她穿着日本红十字会工作服，和五名同事一起前往灾区帮助幸存者。

苏瓦蒂来自印度尼西亚，眼前的破坏让她想起了在那里的经历。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海啸重创该国班达亚齐市，她随一个救援队前往救灾。

七年后，当时正在参加印尼国家红会与日本红十字会护理交流项目的苏瓦蒂再次帮助海啸灾民。她在班达亚齐的经历增强了她的救援决心。“当我们国家有需求时，许多其他国家和组织帮助了我们，包括日本红十字会。”她说。

“灾害会在任何时候发生，影响任何人。所以作为红十字的一员，我强烈感到帮助任何受灾害影响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信奉什么宗教或属于什么国家——是我的责任。”

印尼护士和志愿者苏瓦蒂在东京一所日本红十字医院工作。

Jones/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I. Malla/Syrian Arab Red Crescent

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则

对人道行动挑战最大的可能莫过于内战。内战加剧仇恨，分裂社会，邻居反目。随着战事加剧，有些群体的成员逃离家园，一度多样化的社区失去了文化多元性。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志愿者，面对人们为什么志愿者“帮助敌人”的疑问，必须经常捍卫自己的中立、公正和独立性。

要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在叙利亚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中，叙利亚红新月会通过地方分会与社区保持密切联系，同时设法维持与政府的关系，以便获得进入权并通过检查站。该国家红会被轮番指责帮助叛乱分子和与政府关系太近。

“我们面对着巨大危险，但我们承诺中立。”叙利亚红新月会志愿者扎基·马拉·阿里夫 (Zaki Malla Aref) 说。他解释道，这个地方的大多数当地慈善机构只帮助一方或另一方，所以人们对中立和独立的人道援助概念不熟悉。“当有某团体问我们‘你们是谁？’时，会比较难以回答。我们得告诉他们我们是叙利亚红新月会，我们不站在任何群体一边。”

和平时期的国家红会

在2011年的街头抗议打响第一枪前，叙利亚红新月会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家红会。但志愿者做过一些准备，干旱和伊拉克难民的涌入使志愿者获得了紧急救援工作经验。其他国家红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提供的培训帮助该组织为爆发内战时进行中立和公正的应对奠定了基础。

志愿者必须遵守基本原则。图为叙利亚红新月会志愿者在叙利亚武装冲突中提供人道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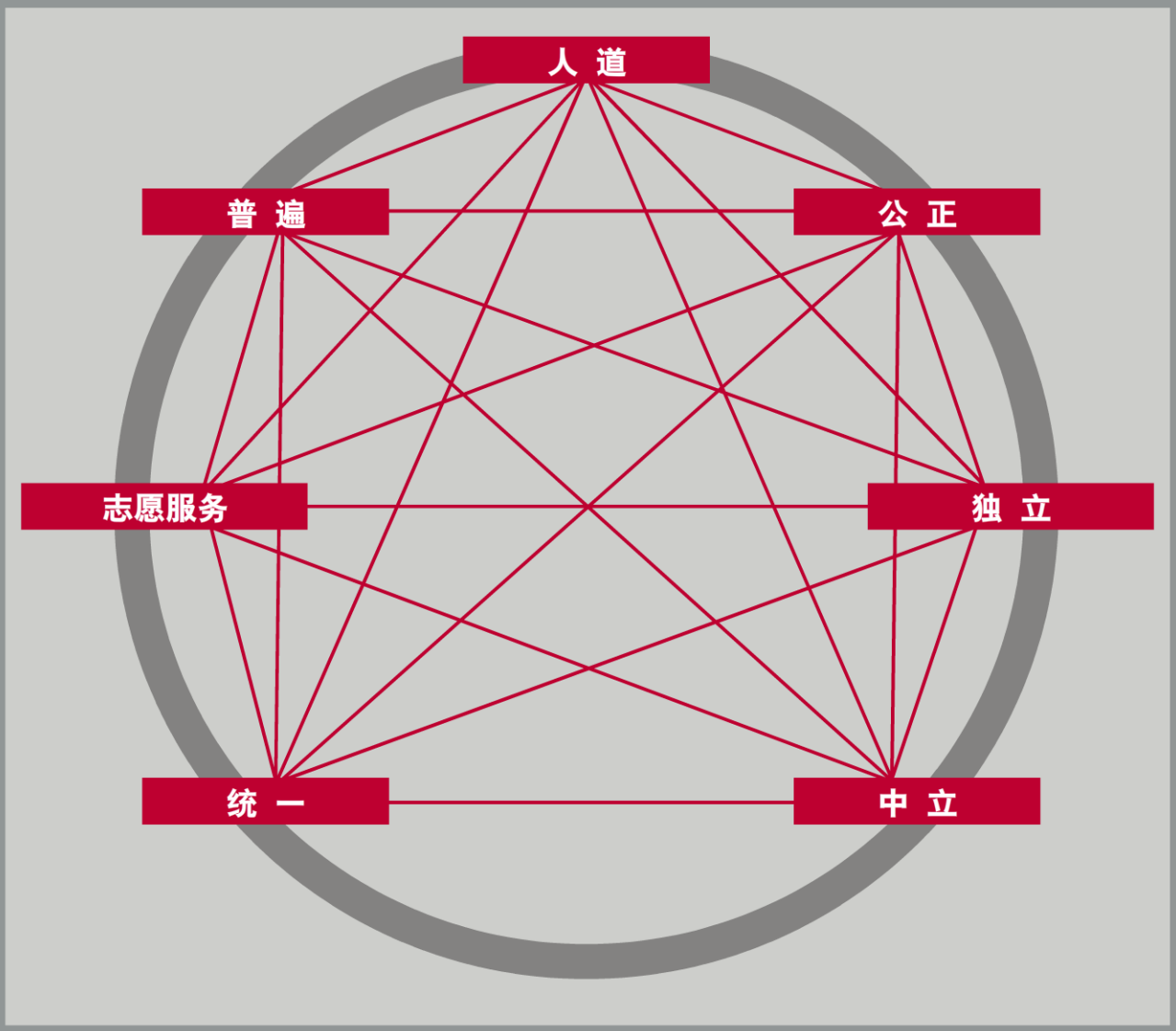
叙利亚红新月志愿者通过遵守中立原则和独立原则在社区和政治派别中建立信任，因此他们能够提供重要的医疗卫生服务，如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 (如图)。

当内战真的爆发时，叙利亚红新月会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为按照人道原则行事，它努力做到公正，把帮助给予最需要的人，无论这些人是在政府控制区还是在反对派控制区。一个有利的因素是叙利亚红新月会各个地方分会广泛代表受战争影响的社区，所以统一、普遍和志愿服务等原则使叙利亚红新月会能够有效运作。

无论做过多少准备，也无论如何坚持基本原则，都不能保证在战争时期绝对安全无虞。尽管叙利亚红新月会在武装冲突中开展了有原则的应对，但仍然有许多志愿者被杀害、伤害、绑架或拘禁。尽管如此，该国家红会的准备、训练、经验和救援使其成为叙利亚主要人道援助的提供者。

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是如何相互依赖的?



遵照人道原则行动需要坚持所有原则。但坚持公正的能力是极为重要的，即帮助最有需求之人，不论其身份和所在地区。为践行公正原则，叙利亚红新月会需要表明，尽管它与政府合作，但它在冲突中是中立的。为践行人道原则，它还需要分会一级的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在这个严重分裂国家的各地建立分会并向所有叙利亚人开放 (正如统一原则所要求的)，使叙利亚红新月会能够维护行动的独立性，不受冲突任何一方影响，从而使志愿者可以在战线各方公正和中立地开展工作。而且，由于叙利亚红新月会与世界性网络相连，因此它表现出与普遍的人道目标和理想相连，而不是与任何地方性政治事务相连。在这个意义上，统一和普遍原则为开展冲突各方能够信任的公正、中立和独立的人道行动建立了前提。